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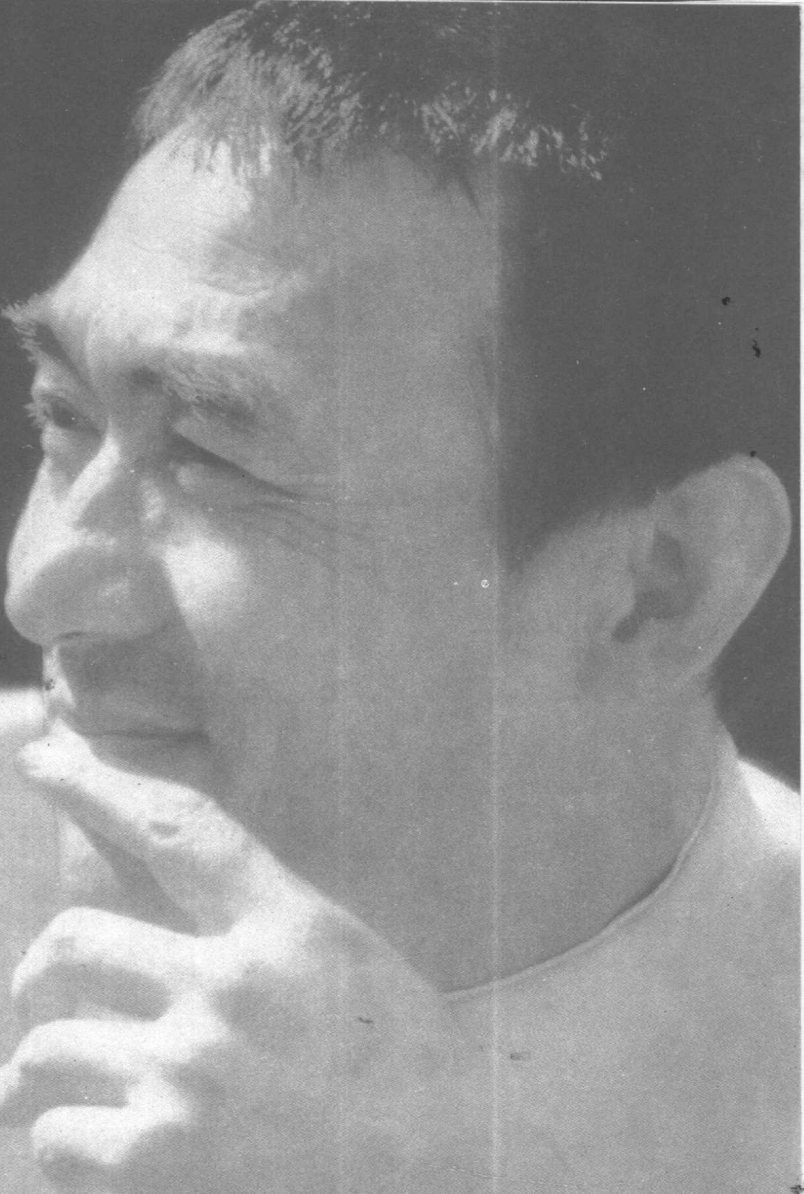
中短篇
小说集

东岳文库

黑骏马张承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东岳文库
黑骏马张承志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骏马/张承志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01.3

(东岳文库)

ISBN 7-5329-1857-2

I. 黑… II. 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
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73109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700 × 1000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3 插页 176 千字

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定价 12.50 元

东岳文库前言

一、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：首先是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型小开本，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。

二、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：他的作品不必说成“当代经典”，但可以说“走向经典”；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，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符号，是不可删除的部分。

三、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，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“文龄”在二十年以上。一旦选定，即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。

四、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，他们以其顽强探索，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，形成了自己积极而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。

五、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，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，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

传承关系。

——在众声喧哗、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，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，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。

——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，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：所有这一切豪志，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，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。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二〇〇一年

1
2
3
A
B
A
E
A
B

目录

阿勒克足球	(1)
黑骏马	(58)
白泉	(146)
锁儿罕·失刺	(166)
红花蕾	(180)
雪路	(190)
春天	(209)
哈拉戈壁	(228)
顶峰	(247)
亮雪	(266)

美丽瞬间 (281)

辉煌的波马 (300)

阿勒克足球

还记得童年时代那些遥远而又甜蜜的情景么？……羊油灯已经熄灭了，蒙古包里那么安静。我们躺在一张山羊皮上面，望着头顶上那块被天窗切成半圆形的、缀着簇簇星花的暗蓝色夜空，听着老年人讲故事。

那都是一些口头流传的美好韵文。静静地听着，你会深深感动。我的童年好像就是在那些神秘的半圆形天空中的星星注视下，在那涓涓流水般的、音乐一样动人的古老故事中度过的。对于生长在荒僻的、骑一个月的马也走不出去的广漠草原上的儿童来说，传说故事就是智慧的祖先留给我们享用的全部精神食粮。

可是听到后来，我往往疲倦得一歪脑袋，便昏昏沉沉地枕着母亲柔软的臂膀睡着了。第二天清晨，用手揉着惺忪睡眼，那些光怪陆离的传说还在脑子里不可思议地闪现着。等到喝了早茶，推门跑到草地上——那些故事也就忘啦。

是呀，故事终归是故事。它们只是一股流水，淌过幼嫩的心田。可是，如果一切并不是故事，而是真的事情；生活中那些带着牛粪火的灼热、掺着萋萋青草的苦味儿的撩人心思的事情；也就是说，不是一股流水，而是一个泉眼，一个埋在心灵的茂密草丛深处的清亮的小潭，那么，我们就不可能忘怀。它会随着我们的长大成人而更加深邃澄净，常常在不觉之间漾起一片波纹。在骑马跃过一条小溪时，在路过一口熟悉的水井时，在看到秋风掠过结了实的草梢时，或是听到一阵熟悉的歌声时，突然，颤抖的手拉紧了马缰，只觉得一阵晕眩。甚至，我们会悄悄地、独自一人伏在草地上，亲吻着一条若隐若现的车辙印，把感伤的泪水倾洒在上面……

这样的往事是那么珍贵，我们往往不会轻易把它告诉别人。哪怕是对自己刚刚爱上的姑娘吧，也是观察着她的反响，小心翼翼地去看。哦，从心田的沃土里刚刚捧出的花瓣多娇嫩哪，不能让它受到一点儿委屈。如果，听的人完全老于世故或毫无共鸣地说：“噢，知道了。就那么回事呗。”我们会感到难忍的屈辱，满脸涨得通红，扯转马头就走。等到他看不见的时候，再悄悄抽出手来，擦掉眼角溢出的泪珠……

我早已长大成人。我是一个套马好手，又是一个通晓蒙汉两种文字的“知识牧民”。草原上的长辈们已经对我另眼看待。然而，我还是常常斜靠在开满鲜花的山

岗上，痴痴地注视着生养我的乌珠穆沁大草原，注视着草原上恣情戏耍的小山羊。常常在这一刻，我的心变得透明了，仿佛一株株嫩绿的、沾满露珠的小草在回忆中萌生……

一九七九年秋天，我考上了民族学院语文系。没想到一场迎新足球赛，竟也催发了埋藏在我心底那样久的往事的萌芽。

两个运动员在争抢中把球踢出了边线。那个足球贴着地面朝我滚来。在我的视野里，它急速地转动着，闪烁着美丽的黑白相间的花纹。我觉得它越来越大，旋转得也越来越急。瞧，它滚过来了，滚过来了！……它一直滚到了我面前。我走上前去，捧起了那个足球。这是一个用黑白两色皮子缝成的花足球。按照蒙古语的颜色分类，这种花色称做“阿勒克”。我呆住了：对，是它，就是它，阿勒克足球……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但是，成熟的牧人性格唤醒了我，我把球丢在地上，站起来跑出了操场。

跑啊，跑啊，我觉得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跑……

我跑到校墙外面，一片无边无际的稻田挡住了我。沉甸甸的金色稻穗点着头。哦，它多像我的家乡，那乌珠穆沁草原金黄的九月啊！

我斜躺在田埂上，一会儿又翻个身伏在地上，用双手撑着脸——好像在家乡放羊时那样。辽阔的庄稼金波

浮动，是的，那天的草原也是这么金黄一片，金黄一片

那天，远远有一个骑手独自走过山坳。

邻居的小女孩索依拉忽然喊着我的名字：“白音宝力格！快来，快来看！”

我跑到她身旁，这小姑娘睁圆了一双驼羔似的眼睛，盯着远处那骑手的背影。

我们俩像湖畔觅食的小野鸭子一样，扇动着手臂，甩动着翘头靴子，费劲地朝山岗上跑着，想追上去望望那个骑手。

人们说乌珠穆沁是世间的一颗明珠，我却认为世界就是乌珠穆沁草原本身。登上高坡时，准会有一丝清新的风吹来，莽莽世界就在这清风中展现眼底。那时候我不知道还有无边的森林，奔腾的江河，浩瀚的大海，只知道天的尽头是神秘的地平线那浅蓝色的幻影。雾霭缭绕、若隐若现的远方是多么诱人啊，望着它，你无法遏止某种“去看看那边究竟有什么”的念头。可当你真的跨上马，焦急地一道道地越过了那些淡蓝的远山时，乌珠穆沁母亲却又微笑着，在你眼前变出一道更静谧、更辽远、更撩人的新的地平线……

我们扒下了挺沉的小蒙靴，才轻快地登上了家门前那座障人眼目的小山。那个骑手已经走远。秋天的傍晚时分，暮色浓重而清凉。太阳在天际留恋着草原，挣扎跳跃着不愿西沉，贴着地面平射而来的光线把那骑马人的背影拖得很长很长，好像他的马儿有一条无穷无尽的、低拂着草梢的长尾。

他的姿势属于最散漫的牧人那一种。歪歪的，半个屁股斜压在鞍上。他深深地把头埋在怀里，身体向前弯成弓形，仿佛熟睡在马背上。我想，那样骑马心里一定憋闷得难受。

“看见吗？就是他。”索依拉眨着聪明沉静的驼羔眼告诉我，“昨天，我听见队长和几个老爷爷说话。队长说：‘唉！你看，要我挑选一百个套马手、一百个摔跤手或者一百个歌手并不难，因为我们哈达图大队正好有一百个男人。可是，要我找老师么？唉——喇嘛！那可连一个半个也难哟。我们哈达图命里注定没有文化，没有办学校的喜庆！’……”

我生气地打断了这啰里啰嗦的小姑娘：“真烦人——老师的事和这个家伙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你别急嘛，白音宝力格！……”索依拉望着那骑手的影子，它已经快要消失在黄昏迷茫的暮色里了，“……嗯，队长正在说呢，他碰巧走过来。队长用烟袋指着他说：‘你哟，只会喝酒打架。真可惜你说的那么

一口蒙古话啦!’你知道吗?白音宝力格!他阴沉着脸,皱着眉头坐了一会儿,然后忽然问队长:‘喂,要是我愿意,你们会同意我当老师吗?’队长哈哈笑了!说真的,我也差点笑出来:老师——人人尊敬的巴哈西^①怎能是这种好打架的人呢!……可是,他生气了,一把揪住队长的肩膀,哟,就像捉住一只瘦羊。他的嗓子里咕噜噜地响,两眼红红的。我吓得躲在牛车背后。可是,你猜他说什么?他说:‘那么,让我试试吧!……队长,说真的!让我试试吧!’咦,白音宝力格,你说他的眼睛为什么是红的呢?”

“不知道。”我烦恼地说,“看来,我该倒霉啦。坏老师总是恨我们男孩子的……红眼睛,哼!他和我阿爸打架那次眼睛还要红呢!难道你忘了吗?”

索依拉当然不会忘记的。那场打架的事不过是一个月以前刚发生的。

那天,我和索依拉正兴致勃勃地蹲在地上,用小棍捅一个洞里的老鼠呢。被风沙侵蚀退化的夏牧场上,这种老鼠打的小洞到处都是,奔驰的骏马常常被它们害得筋断骨折。我恨它们,所以总是不辞辛苦地在太阳曝晒下,率领着大黄狗,拖着鼻涕捉老鼠。多管闲事的阿嬷总是突然在我聚精会神的时候揪住我的袍领,狠狠骂我

^① 巴哈西:蒙语,老师,导师。

一通。所以，那天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时，我还以为又是阿嬷呢！

我们慌慌张张地跑到剪秋毛的黄石头圈。在一大堆人中间，阿爸正和一个穿着黑布袍子的大个青年扭作一团。阿爸显然是喝醉了酒，他歪斜着身子朝对手乱踢，可是踢不准地方。那个黑衣青年抡起拳头，咚咚地擂着阿爸的后背，像一头顶架的牦牛，喘着粗气，瞪着充血的红眼睛。

牧人们扯开了阿爸。另一边——一群知识青年拉开了黑衣青年。这里已经是两个营垒，敌视的、隔阂的两个营垒。知识青年那一边，有人怪声怪气地吹着口哨，引起一阵粗野嘲弄的嘎声大笑。

黑衣青年站在他们前面，一副不顾一切地要拼命的样子。他嘶哑地吼着：“哼！想骑在我头上吗？试试吧！……告诉你们，我可不是好惹的！……别以为我走不了就可以随便让你们欺负！今后，谁敢动我一指头，我就还他两拳头！……”

我发现，这恶棍的蒙古话讲得很漂亮，连骂人的脏话也说得那么流利。呸！

醉得像泥一样的阿爸也在牧民们怀里语无伦次地大吵大嚷。他在喝醉的时候总是喜欢口齿不清地把心里的东西全倒出来。在家里，有时我和阿嬷要整整听他吵嚷半夜呢。

“你们的心被冬天的狼叼去啦！呜呜……”父亲捶胸顿足地哭闹着，说着一些毫不相干的东西。“我们用马队和汽车赛跑欢迎你们哟，呜呜……纳木吉拉家的瞎老婆子在草地上爬着，把奶豆腐捧给你们哟！呜呜……”

我感到一个蒙古男人的羞耻。虽然我只有十岁，但是在这种时候，在父亲已经像个没用的女人一样只会哭闹，满嘴胡说些让我们光荣的家族丢脸的昏话的时候，我白音宝力格必须站出来。我紧紧攥住小老鼠的尾巴走上前去，逼视着那凶神般的黑衣青年。如果我能够像传说中的勇士那样突然长成高山一样的身躯，我一定会把这个眼里充血的人举过头顶，再摔在草地上。

听着阿爸的胡说八道，我只感到害羞。可是，铁塔般立在我面前的这个黑衣大个子却好像不是这样。他那凶恶地瞪圆了的眼睛里渐渐出现了一种茫然若失的神情，捶着胸脯的拳头放了下来，不安地揉搓着袍襟。他的双脚不停地动着地方，好像原来的姿势很不合适。最后，大概是因为我正在和他对峙着吧，他的一双眼睛便盯着我。那双眼睛好像在祈求着我说：“不要怨我！小弟弟，难道你不知道你阿爸喝醉酒会怎样么？难道他不曾在喝醉后无缘无故地欺负你阿孃么？……”他那裂开的眼角，那黑夜一样的眸子，那咬得青肿的嘴唇，都使我隐隐地感觉到他内心深处正忍受着一种痛苦。

世上的事情往往是不可理解的。有时你会突然对一个恨得要死的仇人产生莫名其妙的同情，也会突然感到这种仇恨的无聊……他那线条粗犷的脸上，肌肉抽搐着，这个庞然大物一样的大个子，此刻显得像披着一片烂毡子的曼诺尔^①一样可怜。

人群散去了。从圈里放出去吃草的羊已经散满了山坡。已是正午时分，牧民们都急匆匆地催着马，在明亮的太阳光下赶回家去喝茶。我肚子饿了，但我没有走，因为他还在原地呆呆地站着。附近不会有一家牧民欢迎他去喝午茶的，刚才他当众说的那些话太伤人啦。

他的黑布袍子飘拂着，一只裤筒露在马靴外面，马靴上粘满了羊圈里的脏泥稀粪。我这时倒真想劝他一句：算啦！“醉鬼打架等于亲嘴”……可是我说不出口。我看见，他眼角的裂口更大了，已经有一粒晶亮鲜红的血珠凝挂在睫毛上。我惶然了，但这大个子的伤心事还不是我能懂得的。站在那里，我只是想起曾在达古图湖畔的一块岩石上见过一匹濒死的二岁小马。那匹小马虚弱得连头都抬不起来，用一对满盈泪水的眼睛留恋地望着湖水。当时我曾想过：只要有人推它一下，这可怜的生灵就完啦！……黑衣青年挂着血珠的眼睛里，有一股和那二岁弱马一模一样的神情！

^① 曼诺尔：牧区夜间用来吓狼的假人，相当于汉族的稻草人。

哦，阿爸，你壮实得很，顶多你多挨了他几脚。可是你给他的却可能是一刀，你懂么？给那匹湖畔的瘦马深深的一刀。

在深秋的草地上，只有我这小孩子默默地站在他对面，吸溜着鼻涕，手里还捏着那只小老鼠的尾巴。

.....

“白音宝力格，”索依拉问我，“他当老师，你阿爸会让你上学吗？”

“为什么我要听阿爸的？你倒是该问问我愿意不愿意去上他的学！”我生气地回答。

确实如此，作为一个受过侮辱的牧人的长子，我能到侮辱过父亲的人办的学校里念书吗？当然，那次打架可能是阿爸先动的手，但毕竟是这个混账的老师曾经使我们这个家族当众出丑。难道我不该给这个讨厌的家伙一点颜色吗？不去上学，将是我对他的惩罚。可是，湖边岩石上的那匹孤独的弱马又鬼使神差地出现了……

海勒格纳草丛深处最后残余的一点绿色已经褪尽了，蹲下来，你会发现一切牧草都变成了真正的“白草”。初雪不会远啦。小学校会怎么办呢？而且那弯曲的、具有魔力的蒙文字母，和四方块的、同样神通广大的汉族字母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已经十岁了，可是这一切的奥秘我一点儿也不知道。那见鬼的学校里该不会有什么新鲜的玩艺儿吧？要知道，整天地逗家里那条